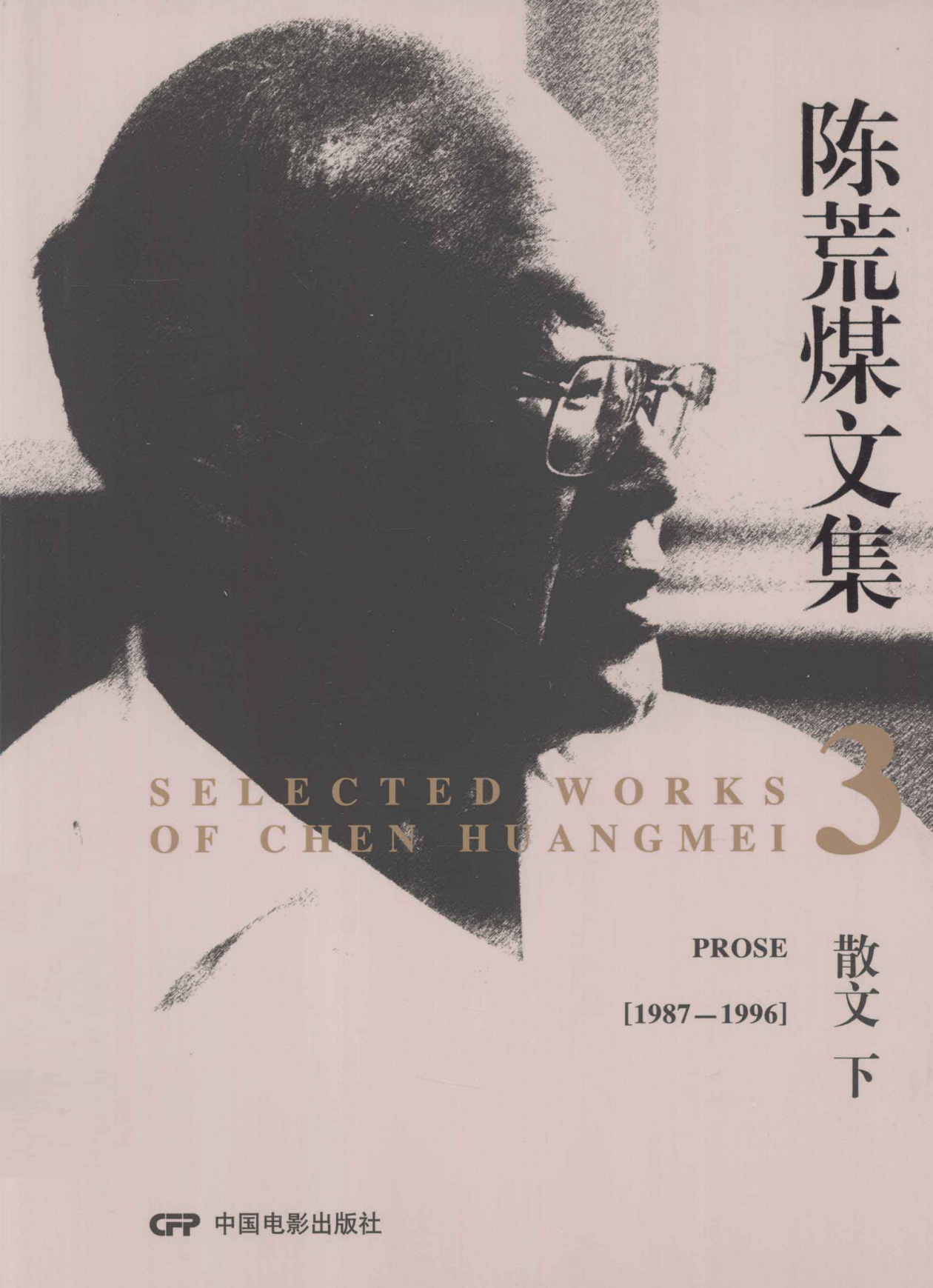




陈荒煤文集

SELECTED WORKS
OF CHEN HUANGMEI

3

PROSE

[1987—1996]

散文
下

陈荒煤文集

SELECTED WORKS
OF CHEN HUANGMEI

3

PROSE

[1987—1996]

散文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荒煤文集. 第3卷, 散文. 下 / 陈荒煤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106-03788-8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陈荒煤 (1913~1996)
—文集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3877号

责任编辑: 董斯维 张 晗

封面设计: 一 岸

版式设计: 李会芳

责任校对: 陈虹媛

责任印制: 庞敬峰

陈荒煤文集 第3卷 散文 (下)

陈荒煤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787×1000毫米 1/16

印张 / 27.125 字数 / 4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3788-8/I·0875

定 价 60.00元



陈荒煤（20世纪80年代）



散文集书影

我，问题。

也正好在^共新年祝賀声中，我又收到老友蕭乾兄派人送來一本花城出版社剛出版的新作《蕭乾如匪言^{哲學}》教古集，而西彥兄寄來的一本《凌倫的鏡子》^{教古}集，恰的都是叫做《霜叶小叢書》中的一本。這同志中，蕭乾大姐的女兒西彥兄寄來的書昭最誠的一本書遠著《心聲集語》，^{現出我}這書圖得到三本“霜叶”

如果不是我收到这三本书，我简直不知道这套^{铜叶}丛书是什么样子。我既没有在报章上看过广告，也没有在书店里发现这套丛书。

书的确很小，小32开本，除^{大组}字部那本只有三万余字，萧乾书西序兄二书都在六万字左右，只有鹰之初一册。

五册都载有《随笔》编辑部写的一局式序，叫做“一个聊胜于无的十卷序”。

《陈荒煤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 蒙、童 刚

副主任委员：张宏森、张 炯、陈景亮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敏、于 蓝、白 烨、朱天纬、刘锡诚

严 平、吴义勤、张抗抗、张建勇、李敬泽

陆建德、陈好林、罗艺军、胡子光、袁 鹰

顾 骧、高洪波、康健民、章柏青、傅红星

程季华、谢永旺、谢铁骊、缪俊杰、滕进贤

策 划：张建勇、白 烨、胡子光

编纂整理：严 平、陈好林、朱天纬

编纂校对：陈虹媛

资料助理：姜 蕾、平 萍、王子涓

第2、3卷说明

第2、3卷为“散文”卷。收入作者自1934年至1996年写作的散文136篇（第2卷62篇，第3卷74篇），时间跨度62年，是作者主要的创作成就之一。其中多数作品曾收入作者生前编订的《荒煤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2月初版）、《荒野中的地火》（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12月初版）、《梦之歌》（花城出版社1987年12月初版）、《荒煤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初版）、《永恒的纪念》（重庆出版社1992年10月初版）、《难忘的梦幻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8月初版）、《冬去春来》（江苏出版社1994年12月）。少数散见于报刊的作品在编辑文集时也一并选入。目次排列均以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为序。编辑文集时保留作品的原貌，除了对个别明显的错字做了更正外，不做任何修改。文中注释均为作者原注。

自1964年文艺整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8年年初，作者长时间受到批判甚至入狱监禁，被迫辍笔14年。“文革”后复出，发表的第一篇散文作品是《永恒的纪念》（载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3期）。

目录

长江上永不消逝的彩虹	1
告慰丽尼	7
悼惦裴同志	11
从梦幻中走向文学之路	14
向阿Q告别	30
仍愿送别阿Q	33
《生死场》外忆萧红	37
天上人间的思念	
——《天上人间》读后	41
欢笑吧，蔡老！	45
我仿佛看见他的微笑	49
一个大写的人 真正的作家	52
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的回忆	55
一个真诚的忠告和期望	59
家乡情与家乡味	62
茫然于武汉“文化市场”	66

宣泄什么情感	69
关于文艺工作团的回忆	72
永远难忘的新侨会议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	76
亲切的教诲 ——回忆周恩来同志	82
听说教育有失误之后	88
怀念椿芳同志	91
重登黄鹤楼	94
怀念山本萨夫先生	99
悼家乙	104
“娱乐功能”及其他	107
90年代第一个新春的祝愿	110
冬去春来随感录	115
真挚的关怀	124
重返泉城之夜	130
泉城忆旧有感	134
我所认识的巴金老人	138
重访“周公馆”	154
你是怎么想的	160
无法弥补的遗憾	167
我不能也不应忘却的历史 ——剧联回忆琐记	170
同志，唱《国际歌》	178
人老，心可别老	184

绿色的世界	188
梦游“三年”的这一天	192
“我最大的遗憾：不被理解”	
——怀念学昭大姐	195
应当自豪的上海人	204
永远铭刻在心间的会晤	208
在狱中听到周恩来的心声	223
一盏小小的煤油灯	229
小说梦的幻灭	
——说说我自己	234
碧榆园情思	241
我所认识的吕骥	
——纪念吕骥同志从事音乐活动60周年	244
最真诚的悼念	
——告别兆堤同志	248
奔向延安	252
《荒煤“挖煤”》的由来	263
新世纪的文学要真正站起来	269
1949年春在天津	272
一件珍贵的礼品	278
但愿霜叶红似二月花	282
“有了爱，便有了一切”	
——访冰心老人	287
“作家与市场”漫谈	292
把作家推向什么市场	296

一位严肃、认真、谦虚的作家.....	299
“这种癖气 决不可长!”	305
历史的遗憾 深深的怀念	309
难忘的“死胡同”	326
“自不量力”的呐喊	329
为迎接新世纪而呐喊	
——我与中国20世纪	332
《塞下曲》有感	366
深圳, 我的惦念	
——李伟彦《圳水吟》序	369
忆田方	373
《忆田风》序	380
闯游俄罗斯滨海区	383
我不入海谁入海	
——记东营市委书记李殿魁	396
我们需要这样的“老头子”	402
送夏公回故乡	407
鲁迅的挚友 不倦的战士	409
珍贵的“合影”	
——再忆萧红	412
奉献一朵五月的鲜花	
——告慰夏公	414

长江上永不消逝的彩虹

在十月灿烂的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我独自坐在宜昌市滨江公园护堤坡前眺望着长江。我似乎从非常遥远的地方重新回到异常亲切又仿佛有些陌生的长江身边。

我整整静坐了两个小时，心情十分平静、安谧，然而又觉得总有些潜伏在胸怀深处的激流平稳而深沉地冲击着我的心灵。我说不出来这种复杂的奇怪的感觉，我的确感到心灵的欢畅，并且有一首不知名的欢乐的歌在全身血液中循环不已，感到生活中罕有的清静。可是又常常感到一种难以捉摸的辛酸侵袭得胸口闷痛。我看到浑黄的宽阔的长江急流在脚下静静地流逝，我突然回忆起我青年时代往往在武汉江边或傻望或徘徊两三个小时的情景——总觉着滚滚长江水卷走了我多少青春美好的时光，却永远带不走那填满我心胸间无尽的忧郁——不免有点自嘲的心情。可是一想到自己已经年逾古稀，还能看到长江边有这么一座美丽的公园，让青春焕发的青年男女漫步、跳跃在绿草如茵、百花盛开之间发出清脆的欢笑声，压倒了在护堤坡下驯服地流逝的长江的波浪声……回忆起我在长江身边那些苦难的岁月，我不禁又像孩子般独自发出幸福的微笑。

在整整半个世纪以前，1936年初我在一篇短篇小说《长江上》中，让

小说中的主人翁独眼龙低声悲伤地唱那一个不知名的歌：

你唱我也唱
都唱长江好荒凉
你唱神龙一条像长江
我唱它满身都是窟窿疮
你唱我也唱
长江年年泪汪汪……

这首歌其实是我忧郁的心声，是一个青少年时代在长江身边成长起来饱经坎坷的心灵中的悲歌。

我是湖北人，却生长在上海，到1925年才回到湖北。我至今也忘不了当轮船溯江而上停泊在南京、九江、芜湖这些码头的时候，那些扛着比自己身材要高大几倍棉花包的少年码头工人在跳板上闪晃的影子，使我感到惊心动魄，只担心他们掉到江里去；我也发现许多衣不遮身或赤裸着身子的孩子们划着一个小小的木盆，或站在竹筏上举起竹竿顶出的旧布口袋，发出一阵阵乞讨声使我感到窒息。我觉得这些孩子比上海马路上的小乞丐更加可怜，我第一次为我们这一代孩子的命运落下了眼泪。

这是我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对长江的第一个印象。直到我1933年秋离开武汉，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

1926年的夏天在大冶，半夜里听到一阵锣鸣声，当我被抱到一只木船上时，在漆黑的夜里，细雨蒙蒙，什么也看不见，然而一片混乱的喊叫声、哭声、孩子的呼唤声似乎笼罩了一切，最后一阵阵哗哗的波浪声掩盖了一切。

第二天黎明从山坡上看到我家住的那个村子都被淹没了，但我还能认出我家门口那棵很高的柳树，只有树梢飘荡在水面。有一具浮肿的孩子的尸体，被树枝缠绕着漂流着，我第一次看到被水淹死的孩子的尸身。

我颤栗地偎依在姨母怀里，听到她的心灵强烈的跳动，只听见她喃喃地似乎呻吟地叹息道：“老天造孽啊！”我也泪眼模糊地听到四周一片片

哭泣声……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长江洪水的威力。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之后，经过血的清洗，红旗飘荡下革命歌声漫天飞扬的日子突然沉寂起来，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无法理解和忍受这种现实，陷于极端的苦闷和忧郁之中，当我有时深夜徘徊在长江道上，我还似乎听到我那一群少先队员嘹亮的歌声：

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然而当幻觉消逝后，我的确感到长江上飘来一股血腥气，使我感到难耐的窒息。

1931年武汉市又遭受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当我把我最喜爱的一只小书箱搬到楼上时，长江水就淹没了楼下；第二天早上打开窗子，就看到浩浩荡荡的长江水蔓延到家门口了，又过了几天，小贩们划着小船进弄堂来了，打开窗子就可以买到蔬菜和日用杂物；小木船也就成了城市唯一的交通工具，跨出窗口就可以登上小船到长江上去了。再过了一阵，还是长江水，都在弄堂里和街上变成了污秽的河流，一切污水都在夏季灼热的阳光下汇集成一潭闪着乌黑的油光的死水，日夜散布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

水退了，灾难还在继续，外祖父、外祖母的死亡，父亲的失业，我既不能继续升学，也无法寻求职业……

长江啊，长江，它就是这样无情地在我脆弱的心灵上留下一片片难以忘怀的创伤。

“我唱长江满身都是窟窿疮”，也就是当我回忆起在长江身边度过的那些苦难的日子，我觉得浸透我心灵的都是长江溃疡的充满了辛酸的长江水。

长江啊长江，半个世纪过去了，对它的生命来讲，这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对我个人来讲，我已经接近了生命最后的时刻，可是我终于看到了它的新面貌，它终于展开了温驯的胸怀来迎接我这个老人了——而当我青

年时代也的确不止一次产生过这种念头，我受不了那些苦难的折磨，还不如索性投身到它凶恶的漩涡，让它把我迅速地吞没！

我仍然静坐在江边，心情十分平静地在刹那间涌向心头的种种难以忘怀的悲痛的回忆中咀嚼着这几日旅途的感受。

我忘不了前几天站在巍峨的黄鹤楼上眺望武汉三镇繁荣的景象，我也忘不了夜间车过长江大桥时迎面闪耀着一串串灯光，使我突然感受到，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变化是这么迅速，就好像大桥上绚丽的灯光像流星般在眼前消逝。

当我参观武钢时，在轧钢厂车间高高的过道上走过的二十多分钟内，我除了感到灼热的空气使得额头上冒汗之外，我看到那么火红的钢锭那么柔软地变成了厚厚的长条，又逐渐变成了薄薄的钢片卷成一筒筒薄钢皮的时候，我不禁从心底激起了一阵热流；因为，我脑海里立即闪现出我在1925年、1926年所看到的大冶铁矿山的情景，象鼻山的铁矿山还是用最原始的方法开采：用点炸药把矿石炸开，用镢头挖掘出来，然后装在小小的斗车上，通过最简单的小铁轨把矿石运到江边，装上挂着太阳旗的一艘接一艘的日本轮船上。

据有文字记载的史料证明，大冶铁矿被开采已经有近二千年的历史了。从三国时代到唐宋时代，一直到明清时代都一直是铁矿开采并冶炼的基地。可是从1899年和日本签定《煤焦矿石互售合同》之后，大冶铁矿就实际沦为日本铁矿石的源地。更不用说，在大冶沦陷时期七年之中，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在大冶成立的“大冶矿业所”，一共开采了矿石五百多万吨，运走了四百多万吨，然后又制造了军火武器来屠杀中国人民……

可现在，红光闪闪的钢锭、钢条在我眼前翻滚、跳跃，似乎在炫耀它们的活力和能量，一股股炽热的气息直冲向我的心灵，使我全身心都浸透在一种说不出的火热的氛围之中！

我也忘不了昨天参观宏伟的葛洲坝发电站的情景，当我看到溢洪道口长江水激起的一片片壮丽的洁白的浪花，像一堆堆雪白的珊瑚石在飞腾、欢跃、爆炸、翻滚，并且发出震撼人心的声浪，再眺望水库江面上宁静无浪辽阔无边的景色……我的眼睛不禁湿润起来，似乎是长江的浪花和水蒸

气浸湿了我的眼膜，又好像看到千万年奔腾无羁的这条神龙终于驯服地按照我们的要求开发了无穷的电力，那遍布在我们头顶上的无数的电缆，有的可以直接输送到我的诞生地上海，我不能不感到心情的激动。

我在1984年10月写的文学生活回忆散记里曾经写过一段话，歌颂赞扬我的母亲那一辈由于丈夫参加革命所经历的种种不幸的坎坷的命运，尽管受到难以想像的悲痛和苦难，终于召来了革命的胜利。我写道：

她们为了不可捉摸的命运所流的眼泪，现在永远沉淀在浩浩荡荡的长江里，化作了数以亿度计的电力，照亮了长江上下游，把四化的光芒带向全国！

这的确是我真实的感受和心情。

我终于结束了我的静坐，这两个小时独自在长江边的静坐、眺望、回忆、展望，的确是我这一生中和滔滔长江最亲切、最温柔、最真挚的一瞬间默默的会晤。

我从1925年来到长江边，到1933年离开武汉，在我青少年时代，我不过是在苦难中和长江一同度过了八个年头。这次却如此平静、亲切，感到长江水如同温暖的溪流一般缓缓地慰抚着我衰老枯竭的心头，引起了许多许多难忘的回忆，没有任何的哀伤、悲怆，却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这两个小时的确是一个难忘的一瞬间——尤其是对照“文革”期间七年监狱生活的六万多个小时里，我每每想到我青少年时代的那些苦难的日子，给我带来多少个不眠之夜啊，我也真懊悔当初没有把身子真正投入那滔滔不绝、波浪滚滚的宽阔的长江的怀抱里去。

这天夜晚，我睡得很安宁。可是我也做了一个噩梦，长江水突然把我卷进了一个深深的漩涡，却感到非常温暖、平稳地飘荡着……忽然，耳边响起了我母亲悲凄的哭泣声，我惊慌起来，我向那哭声的方向漂流过去，我终于抓住了我的母亲，我把脸儿紧紧偎依在她那温柔的胸前，可是我们却一齐沉重地向愈来愈加黑暗无边的层层波涛中坠落下去……

我抹去了眼泪坐了起来，发现轮船已经开动了。我穿上衣服走到船台